

香港文坛天后

张小娴

小说集 ③



张小娴小说集⑧

作 者:张小娴

责任编辑:李 杰

责任校对:章 力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)

发 行: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吉林市福利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400 千字

印 张:13.5

版 次:2002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5387-1619-X/I·1549

定 价:24.00 元

我的小说(代序)

有人说，创作的过程好像女人生孩子。我不会这样形容我的小说，我还没有试过生孩子，我怎知道呢？我觉得它像一次恋爱。

我全情投入，狂热地爱，沉溺、沦落、不能自拔，“他”是最好的，然后，我们要分手了。

在某些地方，我流过眼泪，情节纵使是假的，感情却是真的，遗憾也是真的。我轰轰烈烈地谈了一次恋爱，“他”是一个好男人。

我希望读者也能够跟“他”谈一次恋爱，带着遗憾离场。当一个月满星稀的晚上来临，而你觉得寂寞，我希望你会想起“他”，然后发现，我想写的，是一个关于距离的爱情故事。世上最遥远的距离，是两个心之间的距离。

我是二十四岁才开始写日记的。日记应该是在更年轻的时候写，用来记录青葱岁月的回忆。二十四岁是迟了一点。也许，我的人生是到了二十四岁才有值得写下来的东西。

我的小说也是从一本日记开始。因为一本日记，于曼之遇上了李维扬。可惜，她已经有一个七年的男朋友了。我们常常要在爱情之中作出痛苦的抉择。抉择之后，又会怀疑自己是否做对了。从前，我以为一个人只能爱一个人。我渐渐相信，一个人可以爱两个人。爱是超脱的，为什么不可以爱两个？然而，遗憾的是，我们只能跟其中一个人终老。

到了最后，总是要作出抉择。抉择的时候，爱，并不是惟一考虑的因素。那是多么无奈的事。书中的人物，都掉进三角的漩涡里。他们对爱情的态度也截然不同。罗贝利选择和情人一直偷情到齿摇发落。对她来说，三个人的爱情是最圆满的。

朱玛雅原谅了不辞而别的冯致行。他走了，她反而可以重生。于曼之选择了谢乐生。她以为，他才是她的故土。李维扬想用时间去忘掉于曼之，却没有办法把她忘掉。谢乐生宁愿孤独一个人，也不接受三个人的爱情。

他们都是我创造出来的人物。我在不知不觉间爱上了他们，也和他们一起去爱和恨。

写这本小说的时候，我正在筹备一本属于自己的杂志。这段时间，我忙得天昏地暗，情绪的压力很大。写小说大概是天底下最孤独的事。我惟一的朋友，就是书中的人物。我不单和他们一起去爱和恨，也和他们一起成长。写这个小说之初，我只有一个意念。我想写一段人生最好的相逢。

什么是人生最好的相逢？漫漫人生，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人。我们互相影响，一起成长。我们相爱，可是，我们不能够共同生活。我流泪、饮泣，然后我微笑。虽然不能终老，但我们曾经拥有最甜美的时光。他里面有我，我里面也有他。永远相思。

世上有这么美好的相逢吗？

这也许就是我喜欢写小说和看小说的原因。所有我们对尘世的失望，都在虚构的故事里得到抚慰，也看到了希望。所有的甜美的梦想，所有的盼望和憧憬，都在小说里得以圆满。

我的小说从来不是春梦。我不是个爱做白日梦的人。我喜欢实实在在的感情，我相信人会在恋爱中成长。爱情原来不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的事。它也许是一个人的事。

爱情是自我提升和自我圆满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崇高的爱情，现实却往往是另一回事。

我把我所有的憧憬、我的信念、我的情感和我所有的遗憾，都放在我的小说里。那个崇高的爱情，即使落空了，我们已经走过了高山和低谷，了解到人生的荒谬与甜蜜。

目 录

卖海豚的女孩

- 第一章 亡命的邂逅 /1
- 第二章 爱情的伤痛/29
- 第三章 深情的呕吐/53
- 第四章 海豚的搁浅/79
- 第五章 随风而逝的味道/105

再见野鼬鼠

- 第一章 三十三罐空气/125
- 第二章 七十个夏天/157
- 第三章 含笑饮毒酒/196
- 第四章 天使的头发/223

面包树出走了

- 序 年轻的爱情/229
- 第一章 在那遥远的岛国/231

第二章 爱随谎言消逝了/260

第三章 风中回转的木马/291

第四章 最蓝的一片天空/311

流波上的舞

交换的日记/333

三个人的爱情/362

消逝成一吻/397

后记 爱是人生最好的相逢/421

第一章 亡命的邂逅

“各位先生女士，这是一场亡命表演！”

翁信良第一天到海洋公园报到，刚刚进入公园，便听到透过扩音器的宣布。他在日本那边的海洋公园当过三年兽医，知道所谓亡命表演是跳水员的高空跳水。他们通常是黑人和白种人，薪酬相当高。三年前，翁信良到日本海洋公园报到的第一天，便有一名年轻的跳水员从高空跃下时失手，头部首先着地，发出一声巨响，在池边爆裂。旁观者在历时二十秒的死寂之后，才陆续发出尖叫。那是一位名叫鲸冈的日本青年。他的家人事后得到一笔丰厚的保险赔偿。

翁信良本来不打算看以下这一场亡命表演，日本青年跳水员的死状仍然历历在目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围观的男女老幼把一个仅仅十米水深的跳水池包围着，等待别人为他们亡命。

在梯级上攀爬的是一名黑发的黄种女子，她穿着一件粉绿底色铺满橙色向日葵图案的泳衣，背部线条优美，一双腿修长结实，乌黑的长发束成一条马尾。她一直攀爬到九十米高空，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人。女郎面向观众，轻轻挥手，她挥手的动作很好看，好象是一次为了追求梦想的离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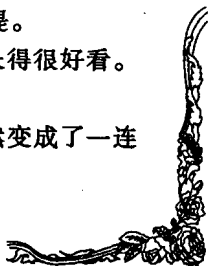
翁信良看得胆战心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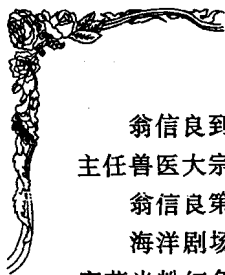
跳水员在池中等待女郎跳下来，群众引颈以待。女郎轻轻地踏出一步，三百六十度转体，她从九十米高空上以高空掷物的速度迅速插入水中，池水只是轻轻泛起涟漪。

女郎冒出水面的一刻，获得热烈的掌声，她的名字叫于缇。

于缇在翁信良身边走过，意外地发现这个陌生的男人长得很好看。她回头向他微笑。

翁信良看着她的背影，她从九十米高台跃下的情景突然变成了一连串慢动作，在翁信良的脑海中重播一次。





翁信良到兽医办公室报到。公园缺乏兽医，所以星期天也请他上班。主任兽医大宗美是日本人，很喜欢翁信良会说日语。

翁信良第一个任务是到海洋剧场检查一条海豚。

海洋剧场正有表演进行，四条海豚跟着音乐的节拍在水中跳韵律泳，穿荧光粉红色潜水衣的短曲发女孩随着音乐在岸上跳起舞来。她笑起来的时候，眼睛眯成一条线，两边嘴角移向脸颊中央，好像一条海豚，她仿佛是第五条海豚。女孩倒插式跳到水中，跟其中一条海豚接吻，她接吻的姿态很好看，手抱着海豚，闭上眼睛，享受这亲密的接触，好像跟海豚恋爱。

翁信良着手替患病的海豚检查。

“它叫翠丝。”

跟海豚接吻的女孩回来了，她轻轻地抚摸着翠丝的身体。

“它跟力克是恋人。”女孩说。

“力克？”翁信良检查翠丝的眼睛。

“刚才跟我接吻的，便是力克。”女孩协助翁信良检查翠丝的口腔。

“它患了感冒，我开一点药给它，顺便拿一些尿液。”

“你是新来的禽兽医生？”

“禽兽？是的，我专医禽兽。”

“你从前在哪里工作？”

“日本的海洋公园。”

“嗯。怪不得你有点像日本人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好像日本的男明星。”

翁信良失笑。

翁信良吹出一串音符，池里的四条海豚同时把头插进水里，向翁信良摇尾。

女孩吃了一惊：“它们为什么会服从你？不可能的，它们只服从训练员。”

翁信良继续吹着音符：“他们知道我是新来的兽医，特地欢迎我。”

女孩不服气：“不可能的。”

翁信良笑说：“海豚是很聪明的动物，科学家相信，不久将来，能够和

人类说话的，除了猩猩，便是海豚。”

翁信良吹完一串音符，四条海豚又安静下来，女孩满腹疑团。

“到底——”女孩正想追问。

“表演开始了。”翁信良提醒女孩。

女孩回到表演台，翁信良提着药箱离开剧场，她还是不明白海豚为什么会服从他。

下班的时候，翁信良看到女孩坐在公园外的石阶上。

“你还没有告诉我，我的海豚为什么会服从你。”女孩说。

“你的好奇心真大。”

这时于缙也下班了。

“这是我们新来的禽兽医生。”女孩说，“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“翁信良，你呢？”

“我叫沈鱼，这是缙缙，她是高空跳水的。”

“我刚才看过。”

“我们打算吃饭，你来不来？”沈鱼问翁信良。

“好，去哪里？”

“去赤柱好不好？”沈鱼说。

他们刚好赶及在夕阳下山前来到赤柱。

“在亡命跳水中，我还没有见过中国女子。”翁信良说。

“缙缙的爷爷和父母都是杂技演员，她胆子大。她不是公园的雇员，她是跳水队的雇员，她每年只有一半时间留在香港表演。”沈鱼说。

“我习惯了四海为家。”缙缙说。

沈鱼连续打了三个喷嚏。

“你没什么吧？”翁信良问她。

“我鼻子敏感，常常浸在池水里，没办法。”沈鱼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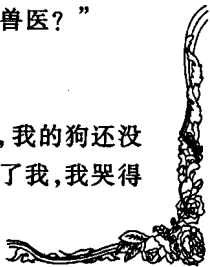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为什么会当起海豚训练员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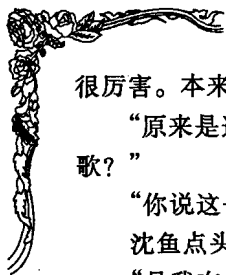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喜欢海豚，又喜欢游泳，顺理成章吧。你为什么会做兽医？”

“很长篇大论的。”

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我小时候养了一只狗，我爸爸死了，后来，妈妈也死了，我的狗还没有死，一直陪了我十四年，然后，有一天，它患病了，终于离开了我，我哭得





很厉害。本来打算当牙医的我突然改变了主意,想当兽医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你还没有告诉我,海豚为什么会服从你,你吹的是什么歌?”

“你说这一段?”翁信良吹出一串音符。

沈鱼点头。

“是我在日本学的,这是跟海豚的音波相同的,任何一种海豚都能明白。别忘了我是兽医。”

“是吗?”沈鱼学吹这一串音符。

第二天早上,沈鱼对着海豚吹着相同的一段旋律,可是海豚并没有乖乖地向她摇尾。

“不是这样,还差一点点。”翁信良提着药箱出现。

“翠丝怎么样?”翁信良问沈鱼。

“你看!”

翠丝跟力克在水里翻腾,它看来已经痊愈了。

“海豚有没有爱情?”沈鱼问翁信良。

“没有人知道。”

“我认为有。你听听,它们的叫声跟平常不一样,很温柔。它们的动作都是一致的。力克对翠丝特别好。本来是米高先爱上翠丝的。”

“米高是另一头雄性海豚?”

沈鱼点头,指指水池里一条孤独的樽鼻海豚:“但力克打败了米高,在动物世界里的爱情,是强者取胜的。”

“人类也是。”翁信良感慨地说。

“不。太刚强的人会失败,弱者不需努力便能赢得一切。”

“动物对爱情并不忠心,海豚也不例外。”

“忠心也许是不必要的。”沈鱼说:“男人有随便择偶的倾向,他们对性伴侣并不苛求,卖淫是全球各地男性也需求甚殷的一种服务。”

“我没有试过。”翁信良说。

沈鱼噗嗤一声笑了:“为什么不试试看?”

“我从来没有想过。你不介意你男朋友招妓的吗?”

“如果我是男人,我也会试一次。”

“我曾经陪朋友去招妓，他有心脏病，怕会晕倒，要求我在附近等他。”

“结果他有没有心脏病发作？”

“没有。那一次，我在街上等了两小时。”

“你女朋友没有骂你？”

“我那时没有女朋友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现在也没有。”

沈鱼看到翁信良的药箱里有一张订购歌剧的表格。

“你想订购这出歌剧的门票？”

“是的，从前在英国错过了。”

沈鱼把表格抢过来：“我有办法拿到前排的座位，三张票怎么样？你请我和缇缇看。”

“不成问题。”

沈鱼下班后赶快去票房等候门票，她哪有什么门路？只是没想到排队的人竟然那么多。

翁信良刚刚准备下班的时候，缇缇来找他：“我的松狮病得很厉害，你能不能去看看它。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翁信良跟缇缇一起坐计程车去。

“对不起，麻烦你。相熟的兽医早就关门了。”

“不要紧，你在香港有房子吗？”

“是我舅父的。我来香港就会住在这里。”

翁信良来到缇缇的家，松狮无精打采地伏在地毯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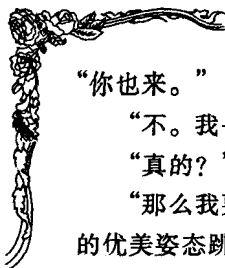
“它整天泻肚。”

“它患了肠胃炎，如果再延误，就性命不保了。”

翁信良替它注射：“它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咕咕。”

缇缇送翁信良到楼下，经过一个公园，缇缇攀上钢架，向翁信良挥手：



“你也来。”

“不。我畏高。”翁信良尴尬地说。

“真的？”缇缇不相信翁信良是个畏高的大男人。

“那么我要下来了。”缇缇站在钢架上，张开双手，踏出一步，以跳水般的优美姿态跳到地上，轻轻着地，轻轻鞠躬。

“你只有一个亲人在香港吗？”

“嗯。我父母都住在法国。他们从前是国家杂技团的。”

“回去了。”缇缇说：“今天晚上很冷。”

“是的，入冬以来天气一直暖和，今天早上还很热，现在忽然刮起了大风。”

缇缇向翁信良挥手道别：“谢谢你。”

“今天晚上抱着咕咕睡吧，它需要一点温暖。”翁信良说。

在文化中心的票房外，寒风刺骨，沈鱼要不停地做原地跑步来为身体增加热量，尚有几个人便轮到她买票了。她想着翁信良的脸，心里突然有一股暖流。

第二天早上，沈鱼跑进翁信良的工作室。

“三张门票。”沈鱼把三张门票交给他。

“谢谢你，多少钱？”

缇缇也来了，“咕咕今天没有泻肚了。”

“你看过咕咕？”沈鱼问翁信良。

“昨天晚上它患了肠胃炎。”

沈鱼连续打了几个喷嚏，她有点伤风。

周末晚上，沈鱼在缇缇家里。缇缇在弄姜葱蟹面，她爱吃螃蟹，而且她很会弄好吃的东西，沈鱼就没有这份能耐，做家务不是她的强项。此刻，她正站在雪柜旁边，吃光了五杯啫喱和两排巧克力。

“你又情绪低落了？”缇缇问她。

沈鱼只是有些伤感，她爱上了翁信良，可是她看出翁信良爱上了缇缇。

“你的树熊怎么样？”缇缇问她。

“王树熊？我不想见他。”

“他很喜欢你。”

“缇缇，你需要一个怎样的男人？”

“跟我上床后，愿意为我死掉的男人。”缇缇舔着螃蟹爪说。

“哪有这样的男人？只有雄蜘蛛会这样。”沈鱼说，“我想要一个我和他上床后，我愿意为他死掉的男人。”

“有这种男人吗？”缇缇笑着说。

“还没有出现。”

缇缇弄好了一大盘螃蟹面，说：“我要先洗一个澡。”

“我也来！”沈鱼说。

她们两个人泡在浴缸里。

“你觉得翁信良怎么样？”缇缇问沈鱼。

“长得英俊，没有安全感。”

“你是不是喜欢翁信良？”

“不是，怎么会呢？”沈鱼潜进水里。她突然感到后悔，她为什么不肯坦白呢？因为她刚强，她认为那么容易喜欢一个男人是软弱的表现，她总是被自己误了。

“那你呢？你喜欢翁信良吗？”沈鱼问缇缇。

“还不知道。”缇缇说：“喜欢一个人，是需要一份感动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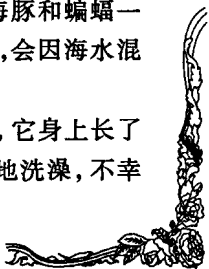
“或许有一天，他会感动你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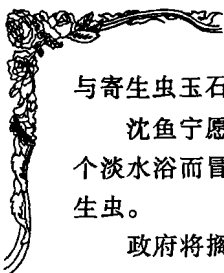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的，我一直等待被男人感动，我不会感动男人。”缇缇说。

“谁愿意感动男人？”沈鱼说，“那么艰苦。”

早上，沈鱼从电视新闻报道里看到一条樽鼻小海豚搁浅的消息。时至今日，动物学家仍然无法解释海豚搁浅的原因，普遍以为海豚和蝙蝠一样，会发出音波，接到音波反射后再行动。如果它追鱼到近海，会因海水混浊而使音波反射紊乱，不知方向，误闯河川而在沙滩上搁浅。

还有另一种说法，海豚接近陆地，是为了到淡水里洗澡，它身上长了寄生虫，而寄生虫一碰到淡水便会死，所以海豚要冒险到陆地洗澡，不幸





与寄生虫玉石俱焚。

沈鱼宁愿相信第二种说法，像海豚那么聪明的动物，仍然愿意为泡一个淡水浴而冒生命危险。它容不下身体上的瑕疵，宁愿一死，也要摆脱寄生虫。

政府将搁浅的小海豚交给海洋公园处理。翁信良负责将海豚解剖，制成标本。

这天，沈鱼走进翁信良的工作间，那条可怜的樽鼻海豚躺在手术台上，等待被制成标本，四周散发着一股血腥味。

“关于海豚搁浅，还有第三种说法吗？”沈鱼捏着鼻子问翁信良。

“也许是它不知好歹，爱上了陆地上的动物，却不知道自己在陆地上是无法生存的。”翁信良笑着说。

“陆地上的动物？会是什么？人类？无论如何，这个说法比较感人，海豚为爱情牺牲了，不幸被制成标本，肉身不腐，一直留在世上，看顾它所爱的人。”沈鱼说。

“你好像很多愁善感。”翁信良说。

沈鱼吹出翁信良教她的那一串音符。

“已经学会了？”

“当然啦！”沈鱼伸手去抚摸手术台上的海豚：“可能它生前也听过。”

翁信良吹出同一串音符。

沈鱼和音。

“它大概没想到死后可以听到这首挽歌。”翁信良拿起海豚的尾巴摇了两下。

沈鱼后悔为什么她不肯向缇缇承认自己喜欢翁信良。她可以骗缇缇，但骗不倒自己。

“你看！”翁信良指着窗外。

是缇缇在半空跟他们挥手。

翁信良的工作间就在跳水池旁边，他可以从这个窗口看到缇缇攀上九十米高空，然后看到她飞插到水里。她几乎每天都在他的窗前“经过”。

沈鱼跟缇缇挥手，她发现翁信良看缇缇的目光是不同的。

“我走了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要花多少时间才可以把它制成标本？”

“大概半个月吧。”

“到时让我看看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窗外，缇缇“经过”窗口，飞插到水里。

翁信良已经有三年没有谈过恋爱了。三年前，他那个在机场控制塔工作的女朋友向他提出分手，她爱上了别人，他请求她留下来，但她对他说：“如果我对你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我想我是从来没有爱过你的。”这一句话，刻骨铭心，一个跟他相恋五年的女人竟然说从来没有爱过他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日本的旧同学问他是否愿意到那边的海洋公园当兽医。

这三年，刚好治疗一段爱情创伤。磨蚀一段爱情的，是光阴，治愈爱情创伤的，也是光阴。

他没有带着希望回来，但，缇缇在这个时候出现了，在他刚好忘记爱情创伤的时候出现，必然有一种意义。

这一天晚上，翁信良找到一个借口打电话给缇缇。他是兽医，当然从动物入手。

“咕咕的肠胃炎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”

“没事，它现在很好。”

“我有一些维他命，可以令它身体强壮一点，要不要我拿来给你？”

“这么晚，不用了，明天我找你。”

翁信良失望地挂线，缇缇也许不是喜欢他，她只是对人比较热情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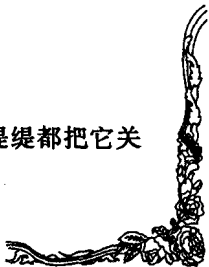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谁？”沈鱼问缇缇。这天晚上，她正在缇缇家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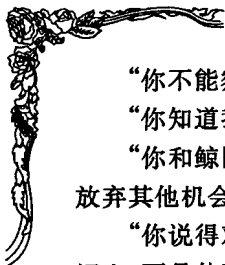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翁信良，他说有些维他命给咕咕。”

“他是不是追求你？”沈鱼有点儿酸溜溜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咕咕被关在浴室里，间歇性地发出吠声，每次沈鱼来，缇缇都把它关起来，因为沈鱼对狗毛过敏。





“你不能察觉他是不是对你有意吗？”沈鱼问缇缇。

“你知道我还没有忘记鲸冈。”

“你和鲸冈只是来往了三个月，这件事已经过了三年，你不要再为他放弃其他机会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我和鲸冈在那三个月里见面的次数并不多，我都写在日记上，可是他死了，死得那样惨，我没法忘记他。”缇缇哽咽。

“你又来了！”沈鱼抱着缇缇，“真巧，翁信良也曾经在日本海洋公园工作。”

“所以我很怕他。”

“如果你不喜欢他，就不会害怕，也用不着逃避。”沈鱼一语道破。

“没有人可以代替鲸冈的，有时我也恨他，只给了我那么少的时间，却长久地占据着我的生命。”

“爱情不是由时间长短来衡量深浅的。咕咕又再吠了，把它放出来吧，我走了。”

“要我送你去坐车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沈鱼离开缇缇的家，孤独地等下一班专线小巴回家。与日本海洋公园都有一段渊源的缇缇和翁信良，也许是命运安排他们相识吧，沈鱼只能成为局外人。即使她已经爱上了翁信良，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。

缇缇翻开三年前的日记，日记里夹着一张鲸冈穿泳裤站在泳池旁边的照片。她和鲸冈在日本认识，那一年，她随队到日本表演，两个人在海洋公园邂逅。一个月后，她来了香港，鲸冈几次来探望她。两个人见面的次数还不超过十次，感情十分好，也许是因为大家都从事亡命工作，同样是黄种人吧。鲸冈长得很好看，他最后一次来香港时，缇缇拒绝了他，没有跟他上床。她不是不喜欢他，她只是觉得第一次应该拒绝，那才表示她对这段情是认真的。那天晚上，他们只是接吻，赤身拥抱，睡到天亮。

第二天，缇缇送鲸冈到机场，她还记得他入闸前向他挥手，他答应下次到巴黎跟她会合。可是，回到日本的第二天，他表演时失手，整个人坠落在泳池旁边，头颅爆裂，血液流到水里。

他死得很惨。缇缇一直后悔那天晚上没有答应跟他睡，在那以后，她

多么想跟他睡，也不可能了。

早上，翁信良回到办公室，缇缇正在跟在大宗美聊天。

“早。”缇缇跟翁信良说。

“早。”

“是不是有维他命给我？”

“哦，是的。”其实维他命只是一个借口，翁信良连忙在抽屉内找到一排给动物服用的维他命C，“可以增加身体抵抗力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这一天以后，缇缇每一次在翁信良工作间的窗外“经过”时，翁信良都会聚精会神地看着她，但缇缇已经不再跟他打招呼了。他不大了解她，或许她有男朋友吧。

沈鱼喂海豚吃沙甸鱼，把一尾一尾小沙甸鱼抛进它们的口里。

“让我来帮忙。”翁信良拿了一尾沙甸鱼，转了两个圈，反手将沙甸鱼抛给翠丝，翠丝用口接住了。

“又是你的独特招数？”沈鱼笑着说。

“要不要我教你？”翁信良示范一次。

沈鱼照着做，结果把沙甸鱼抛到水里。

“不行，我不行。”

“这么容易放弃，不像你的性格。”

“我是说今天不行，明天也许做得到呢。”

“你快下班了。”翁信良看看剧场的大钟。

“你想请我吃饭？”

“好呀！你想吃什么？”

沈鱼有些意外。

“在吊车上再想吧！”沈鱼说。

沈鱼跟翁信良一起坐吊车。翁信良闭上双眼，沉默不语。沈鱼很奇怪，他为什么闭上眼睛？好像要接吻似的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没事。”翁信良依然闭上眼睛。他不好意思告诉沈鱼他有畏高症。

沈鱼莫名其妙，既然翁信良闭起眼睛，她正好趁这个机会正面清楚楚

